

詩

是生活的燈芯

文字整理 / 編輯室 | 攝影 / 黎歐創意
照片提供 / 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

分毫不差的生活美學——台灣燈會源展區〈客家氣質。伶俐〉

2023 台灣燈會在台北熱鬧登場，隨著科技和工藝越加純熟，逛燈會的情緒，也被斑斕的色彩和聲光效果不斷疊高再疊高。從信義區的未來展區一路走向源展區，精美的花燈、直達天際的光束表演、群衆的高呼，沿著成串的紫燈、綠燈、黃燈及紅燈的指引下，到源展區剛好和最後一次展區主燈秀擦身而過。一路的目不暇給，到松菸湖畔，卻沈澱了下來……。

身穿藍衫的女人依在湖中央的樹，腳邊攤著一席綴有盤花意象的布，湖面漂浮著星叢，更靠近湖畔，才會聽到客家歌手們低低的吟唱。

詩是最自由的方式，用最少的字，拓印生活的截面，從詩歌中萃取一以貫之的性格——伶俐，則成為都會客家的代表。伶俐在客語海陸腔念作 ting li+，指的是堅毅、俐落幹練的處事態度。策展人鍾永豐說：「客家文化中隱含著一種可名之為『伶俐』的特質，也蘊含在現代客家美學之中。」那是原鄉賦予女性的客家性格，在持家、教子、家計等事務中維持平衡的核心；移民都會後，則是在繁華的城市中，帶著母性、女性、和家的氣息，安靜、精準地前行。

被溫柔包裹的鋒芒

“像今天，我再三再四地看著你
我也是
誕生在島上的
一棵女人樹。——節錄〈相思樹〉杜潘芳格”

在源展區裡，燈會首次以客家詩歌為底蘊，轉譯為客家在都會裡的真實樣貌。





當詩成為一種空間

“月光華華”

將孩子的眼睛染得金黃

月光華華

唱出溫柔的搖籃歌——節錄〈月華〉張芳慈”

「寫詩對詩人來說，是能夠引領靈魂離開暗室的光束，是追尋真理過程中的自我對話。」詩人張芳慈曾這麼說。詩是自我追尋的對話過程，嫁接詩人尋找真理的路徑，我們透過逛燈會，走進客家的思想空間。源展區〈客家氣質·伶俐〉以杜潘芳格、利玉芳、張芳慈，三位女鯨詩社詩人的作品為基底，在衆燈海人群中發出客家的聲音，尋求回聲、及定位。

過去燈會是節日聚首的媒介，如今更多了溝通作品理念的任務。理念當前，光成為溝通的指引，幻化成暈著月光的夜合花、引領方向的纏花、印在歸途的門紅、用珍珠和棉線纏成的星點和雲，或是隨韻律閃動的生活風景。不同於倒數燈亮或是表演開場的驚喜瞬間，每日踩著門紅回家的日常，也把客家，拓成記憶。再多花一些時間駐足，拿起手機跟著作品旁的告示下載軟體，朝作品一掃，各式花燈旁就跳出AR互動畫面，也許是朗詩、也許是和你打招呼的機器人，這是藏在伶俐裡的，一點淘氣。

老老實實，就像是生活。臺北的日常，都會客家說迷失、說想家、說從家裡帶來的祝福、說連結彼此的月光。對別人的誠實，其實來自於對自我的了解，近年來都會客家透過音樂、書寫、採訪、田調、數據不斷重新自我建構，直到看見隱身在城市裡的客家，聽見他們想說的話。坦承隱身、確認存在後，再次對應文學作品，發出真正的共鳴。誠實地面對城市，奇妙的事首次發生——都市的孩子們主動在門紅上跳躍、情侶仔細地研究纏花作品、朋友以〈背面的星星〉為話題相互討論……客家透過詩、透過文學、透過燈會，一層一層，進入都會生活，然後就被看見、被喜歡了。

文學是感性的載體，讓不斷更迭的情感，有安放的所在，集體的情感，共鳴成當時代的文化。杜潘芳格、利玉芳、張芳慈，三代詩人，六首詩，透過女性客家詩人的文字，將都會客家的身影拉長，長到重新包裹住過去沒有看見的客家樣貌，例如祝福，例如堅定，例如韌性。文學彷彿四次元空間，保存了不同時間、性別、地域的獨特樣貌；而花燈則是任意門，仔細欣賞，不小心就跌入文學創造的異時空。

門紅
作品源自於詩人利玉芳的同名詩作〈門紅〉，
藝術家銀子女孩以剪紙技巧呈現。

用客家書寫都會的模樣

“到今雖然有兩百年了
獅仔個本性無改變
不管汝歇个土磚屋
佢歇个洗石屋
佢歇个樓屋
都係共樣個心情
老老實實掌屋——節錄〈門紅〉利玉芳”